

人与自然

寂静中生长

❁ 范昕

季节的变换流转在不知不觉中
进行。这几天天气和暖，抽空出门看
树和草，它们的变化让人大吃一惊。
木瓜树上长出无数粒黄豆大小的叶
芽，一层层细细垒起来，有点像袖珍
的玫瑰花，小巧，精致，比木瓜花还
好看。春夏秋冬，大自然的起承转合，
从来都是沉默无声。加蓬，碎米荠，
白蒿，苦苣菜，野苣菜，结缕草，白
花车轴草……仔细瞧了去，除了结缕
草、白花车轴草本来就耐得住寒冬外，
其余各种野草不知何时破土而出。是
秋天的幼草默默忍过了漫长寒冷的冬
季，还是随着冬至后大自然的阳气慢
慢上升，它们也跟着悄悄钻出了地面？
不得而知。草们有的纤细稀疏如老人
头上的毛发，有的肥大健壮如同成年
人的手掌。颜色有的青翠嫩绿，有的
红褐深紫。同样历经风霜，为什么有
这么大的差异呢？大自然的隐秘与灵
动，引发我对它愈加深切的向往，我
沉浸在这种迷惘又充沛的快乐里，感
觉有一层淡淡的光，好像来自大地深
处，而不仅仅是来自天空，它充满了无
穷无尽生长的力量。

走过几条老街看辛夷花。却一路
抬头望向天空，辛夷花苞外面坚硬的
苞片已经裂开，露出柔软的花瓣，很
快的花瓣就可以真正绽开了吧？辛
夷的花苞上铺着一层银白的绒毛，像
一个个胀鼓鼓的毛笔头。金灿灿的
阳光倾泻而下，一树一树的花苞，都
笼上了一层光，熠熠生辉。都说万物
皆有佛性，此时的辛夷花，蓝蓝的天
空下一簇簇灵动绚丽，美得神秘莫测。
辛夷花开的路口，就是朋友的母校，
友人多次向我提及，却一直缘铿一
面。抬手拍了张校园照给正在开会
的朋友发了过去，果然赢得会心一
笑。沿着岁月的轴线一步步小心翼翼
地往前走，越走越远离了青春年少，
远离了意气风发，远离了恣意飞扬，
情绪的大起大落，心情的沉浮不定，
都一点点地在岁月的碾压下收敛收
渐没了痕迹，我们都学会了沉稳内敛，
从容淡定，处变不惊，却把最为撩
动心弦的意绪，丝丝缕缕嵌进了种
种不经意的生活细节。

我们沉稳内敛，却又并非真的沉
寂枯槁，就像路边的泡桐与白杨。天
空蓝得透彻，万物的存在格外分明。
黢黑的桐乳，有的闭合着，有的半咧
着嘴，这一串密集一些，那一串零散
一些，没什么规则，左一串，右一串，
黑漆漆地挂在枝头。还有龙爪一样桀
骜不驯，东一下，西一下，四散着生
长得肆无忌惮的树枝，彰显着无穷无
尽的生命力，让人心生敬畏。比较整
齐一些的桐花蕾，黄豆一样，紧凑地
串成一串又一串。嫩嫩的黄色，比
起桐乳和枝干，有点幼稚，有点娇气，
它在等待更和煦的春风，更柔和的
温度，等待开出一串串紫霞杯一样
的泡桐花。白杨看上去不动声色，其
实在暗暗使劲。暗灰的枝条，张牙
舞爪地向天空扑腾，虚张声势的吧？
一点回软返青的意思都还没有呢。
实际却不是这回事，仔细地看它鸡
爪似的灰褐色的鳞片，一根根不动声
色地贴在枝端，外壳坚硬锐利，仔细
保护着里面幼嫩的细叶和花芽，随
时破壳而出。

伍尔夫说，生活的很大且很重要
的一部分，包含在我们对于玫瑰、
夜莺、晨曦、夕阳、生命、死亡和
命运这一类事物的各种情绪之中。而
我对植物情有独钟。四季的树木花
草能让我感受到无上的喜悦和欣慰，
还有一种令我心静的力量。那种从
生命深处生长出来的寂静，让我的
内心都变得柔软，柔软到只觉与花
木相对、与四季相对，全无隔阂，
生命中所经历的欢愉和痛楚，一一
都可感激。

当晚，康梅文回到客栈，又让人
把贾掌柜请到房间。待贾掌柜进
进门后，他站起身来，深施一礼，
说：“贾掌柜，先生含冤而死，叨
扰掌柜了。得罪罪罪。”

贾掌柜苦着脸，连连摇头说：
“这老爷，不是我埋怨，你说说
这老爷办了丧事的客钱怎么住人。
还能住人吗？还有人敢住吗？”

康梅文说：“是啊，掌柜说得
有理。一听这话，贾掌柜更是觉得
委屈，说：你说我招谁谁了？推上
这样的事。唉，就是卖，也没人要
呀。”

康梅文说：“贾掌柜，你要是
觉得难做，我把它盘下来，也算
是给先生有个交代。”

贾掌柜怔怔地望着他：“你
买呀？康梅文说：‘我买。’

贾掌柜用探问的口气说：“你
可有现钱？”

康梅文招呼一声：“拿银子。”
尔后，一个伙计把银子一锭一
锭地摆放在茶桌上，摆到第十锭
时，康梅文问：“够吗？”

这时候，贾掌柜头上冒汗，两
眼放光，直直地盯着桌上的银子，
连声说：“够了。够了。”
夜半时分，康梅文点上三炷香，

百姓记事

父亲下班回到家第一件事，就
是从母亲手里接过一杯热米酒。如
果有姐妹们在跟前，他必先赞许地
看着我们喝下去一口。父亲喝米酒
的样子，仿佛饮下的是玉液琼浆。

父亲的一生是一本精彩的奋斗
励志书，他用意志打败了岁月的磨
砺。家徒四壁，正好可以用来贴满
发明奖和劳模的荣誉证书，可以挂
挂两袖清风的奖状。从工作单位到
庄稼菜园，记忆中的父亲总是那么
繁忙。父亲喜欢喝米酒这个习惯，
应该是缓解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也
成了他恋上喝米酒、做米酒的理由。

每逢春节，父亲必做一大酒瓮
米酒，这酒直喝到冬去春来。父亲
做酒的程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发
酵的酒曲，要选在麦熟之后，新脱
粒的麦子，用擀白捣碎，拌一点老
面酵，倒在一个方形木框子里，放
上一层纸布。母亲往纸布下一点一
点地添着碎麦子，父亲手扶门框，
一点一点用劲儿踩下去，直到踩得
像一块铁。取下木框，用绳子把酒
曲挂在屋檐下阴凉通风处，经过
整整一个夏天的酶变酿制，酒曲
就算是做成了。我曾认真地审视过
那些挂在走廊上的酒曲，灰头土脸，
一副沧桑岁月的表情，一股浓烈
的怪味，却会让普通的米变成浓
郁的醇醪。

开始做酒那天，母亲在最大的
那个锅灶点火，灶内塞入干草木柴
玉米

父亲的米酒情结

❁ 度金凯

秸，烧开大半锅水。父亲把浸泡
了一天一夜的糯米倒进大锅里，旺
火煮至七八成熟捞出，在大竹匾里
摊开晾干。在放凉的空闲，从屋檐
下取下风干了的酒曲，细细捣碎，
撒在晾好的糯米上轻轻拌匀，装
进大酒瓮。

那是一口特制的酒瓮，土法烧
制，家徒四壁，也叫陶瓮。陶瓮
放在灶间，又在上轻轻地刷一个小
酒窝儿，再用棉布和麻袋盖在上面，
麻袋是在河里洗干净的，又在太阳
下暴晒。我不明白酒瓮为什么要放
在灶间，父亲说发酵时不能见光，
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太冷了不
出酒，太热了酒会酸，需用灶火
的余热悄悄地煨着，柴火余烬慢
慢地煨着。原来，酒的制作是先
具备了人间烟火温度，一日三餐
简单幸福的生活气息，陶瓮里的
酒才会蠢蠢欲动，在尘世的梦里，
开出一朵朵繁花似锦的酒世界。

大约过了一旬，父亲轻轻地揭
开麻袋，一股甜润的酒香沁入心
脾，只闻着就醉了。米酒已经沁
满了酒窝，丝丝清香中，泛着琥
珀的光。父亲用一个擦干净的勺
子，舀了半勺让我品尝，甜香嫩
滑，真正的人间佳酿。父亲说这
并不是酒，叫酒娘，就是酒的娘，
有了酒娘，米酒就能源源不断生
出新酒。

等待的过程总是漫长而诱人。我
每天与母亲抢着去灶火烧锅做饭，
想闻闻那日渐浓厚的酒香，眼睛
看着灶火，心里却在想着那酒娘
怎样把她的

米孩子一步步调教成芳香无比的
醇醪。终于在一月之后，掀开麻袋，
整个酒缸满满都是酒，醇香浓郁，
绵甜爽口，还有些白色的糯米漂
在上面。

酒的酿造过程是从麦子和稻子
饱满的颗粒开始，经过锤炼、磨
碾、蒸煮、幽闭，在酝酿过程中，
又欲享了人间烟火，魔术般地演
变成醇香浓郁、绵甜纯粹的酒液。
酒的酿造过程，似在提醒着、隐
喻着什么。生活中的我们会不会
也是米粒饱满的庄稼，内敛朴实，
有着土地的醇厚，河流的纯净，
五谷的芳香，阳光的深情，经过
千锤百炼，酝酿着生命的芬芳，创
造出诗和远方？

米酒酿成的这一天，大地春天的
节日也随之到了。阳光晴暖，春
风十里，整个村庄低矮的土墙茅
屋里，透出来清冽的酒香，在菜
园里缭绕，在牛屋上缭绕，庄稼
苗醉了，花儿要醒了，连流过村
庄的那条河也有了酒的甘美。原
本低矮潮湿的农家小院米酒飘香，
绵厚丰足，充满了喜悦，原本简
单清苦的日子，因了酒的馨香，
也有了美好生活的期盼，年的趣
味也越来越浓了。

终于盼到大年三十这一天，装
满米酒的铁壶，挂在燃烧着木柴
的铜釜之上，火从铁壶的中间圆
空穿过，米酒发出滋滋的声响，
接着汩汩地冒出青烟，不一会儿
滚烫的香酒盈满了整个院落。一
家人围在一起，桌子中

间是冒着香气的腊肉萝卜炖粉条，
配着满桌子自制自种的豆腐豆芽
白菜青菜。每个孩子的面前也摆
放着一大碗米酒，用黑瓦碗盛了，
暖暖地泛起一层春天的意味，色
如琥珀，味如兰桂。每喝一口，心
里就会有暖暖的爱意，感觉岁月
是那么美好笃定，绵长富足。酒
香和肉炖萝卜的香味是特有的年
味，丰盛而华美。爆竹声声，在
新年的祝福里，在孩子们喝米酒
的笑声里，在新的一年里全家人的
喜悦之中。

如今的老家，处处是高楼林立，
大道纵横。巷陌深处，不再有低
矮的茅屋，不再有菜地和稻香。慈
祥的父亲几年前去了遥远的国度，
带走了我稍纵即逝的年少幸福。而
每次回老家总不忘去酒铺里买些
米酒回来，在冷雨敲窗的夜里，
在寒风呼啸的晚上，与家人闲坐，
或邀两三个朋友来杯米酒，在有
暖气的室内，开怀畅饮。也许有人
看来，女人喝米酒多了些守旧，
又显得太过乡俗，比不上喝红酒
咖啡的高雅，但是一想到这一切
都像父亲，觉得完全没有克服的
必要。

岁月悠长，一路芬芳。在故乡
成长二十多年，春节与米酒，在
豫西南的家乡是久远的习俗，早
已看成了习以为常的事情。但具
有了神圣仪式感，是在离开故乡
后，特别是身处滚滚人潮却倍感
孤寂而思念的时候。

新书架

《洛城花落》：周大新长篇小说封笔之作

❁ 付如初

《洛城花落》中的故事非常现实，
涉及年轻人的工作压力、买房压
力、孩子教育、老人赡养……如
果把婚姻比作一座房屋，它肯定
不是钢筋水泥可以住70年的，它
可能是茅草房，三四年就得修，
而且必须两个人合力修。在中国
当代文坛上，周大新堪称“劳模”，
从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湖光山色》
开始，他以每年一部长篇小说的
节奏，扎扎实实地记录所见所闻、
所思所想。近些年的作品，更是
让小说与现实同步，好像要把读
者拉进书里，和人物一起演绎生
活的故事。而突然地，他最近宣
布以《洛城

花落》作为长篇小说的封笔之作。
在这部作品中，他选择了“婚姻”
作为故事载体，用“家庭”这个
社会的细胞，来呈现生活的光怪
陆离。

评论家李敬泽说，《洛城花落》
让人想到福楼拜的《情感教育》，
这是一部中国人的情感教育小说；
不是小说家要教育你，而是小说
家用一个故事，带着我们每个人
进行情感的自我教育。这也许是
周大新的小说一直以来的“套
路”，他只负责讲故事，至于读
者看完故事想到了什么，那是读
者自己来完成任务。

多的是用来沤制农家肥。那时家
家都有一个颇为壮观的粪堆，主
要的原材料就是落叶和其他生活
垃圾。小孩子撒尿拉屎会被家人
抱到粪堆上去。农家肥沤好后，
由生产队安排人验收，分量方
换算成劳动日，年底可以兑现
成粮食。

每年入秋，这种全村老少共同
参与的突击式扫扫会伴随寒流的
到来进行若干次，平时农人们遇
到落叶随时随地收拾，直到大雪
到来，把大地彻底掩盖。多少年
后，农村的落叶也失去了价值。
父母上了年纪，随我们来到了
城市。母亲终于可以悠然地看着
秋叶飘落，不再像老戏里的穆桂
英，有闻金鼓声而欲上阵破敌的
激动。母亲触景生情，说好后每
当年十冬腊月的，把你们小小子
年纪就一早骂出热被窝，撵到
漫野地去扫树叶，那时小妹才三
岁，就一狠心锁在家里。其实，
多扫那一筐半筐的叶子管什么用！
拼命干也难得换来温饱呀！

又是多少年后，母亲去世了。我
们看着秋叶飘落，想想，好后悔
当年冥顽不化，不知为父母分忧，
任凭母亲责骂就是赖在被窝里不
肯出来。母亲那时该是怎样的惊
怒、纠结、煎熬和无奈。想到这
里，热热的泪水已溢满眼眶。

朝花夕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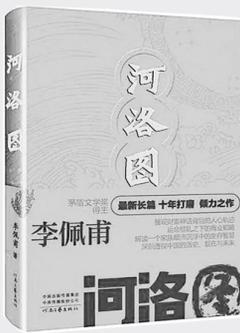
落叶的价值

❁ 高友云

落叶较多的地方，跑马占地，寂
静的冬晨就喧嚷热闹起来。刚开
始有些顶顶，眼，更有芳心暗许，
定下终身的。有时两家为了抢夺
一处落叶也会突然争执起来，脸
红脖子粗地吵上一架，旁边的人
会上去劝解。吵闹平息下来，女
人们仍在一刻不肯停歇地干活儿。
几个爷们儿会从腰间摸出旱烟袋，
彼此谦让一番，抽上一锅，显示
自己是一家之主。

落叶没有主人，谁家起得早，
谁家人手多，干活儿麻利，就会
多收获一些。各家还会暗暗在心
中选定势均力敌的对手，进行比
赛较量，哪怕只比对方多收上一
筐一篓，就是心理上的极大满足。
抢扫落叶既是紧张的劳动，也是
展现魅力的舞台，小媳妇儿大
闺女定会像赶集一样穿最漂亮的
衣裳，但一定会戴上鲜艳的围巾，
在晨曦的晨光里非常醒目。大
人们操着更多的心，一边干活儿
一边寻思着村里谁家格外利索
能

连载



绝地。金人铁蹄踏破东汴京梁，
大宋江山崩瓦解。钦、徽二帝被
掳漠北；南宋朝廷偏安东南，锦
绣中原沦为一片焦土。南宋代的
皇陵被胡人一次次掠夺，被流
民一次次盗挖，守陵人死的死，
伤的伤，四散逃亡。之后，住在
官庄的匠人，已所剩无几。

再看那宋陵，已是势不可挡的
日益残损、破败。只剩下皇陵
甬道两旁残存的石俑，孤独守
着古道西风，在漫漫岁月中，无
声诉说着千年幽愤。

再后，虽然连年战乱，还是有
人活了下来。活下来的这几家，
虽仍住在官庄，名义上仍是守
陵人，但早已物是人非。到了
清代，宋陵的事，已无人过问
了。

只可惜那些匠人的手艺，能
传下来的，委实已不多了。传
说，有一姓朱的石匠，祖上是
宋陵石作的领班，石雕手艺堪
称天下第一。朱氏家族的手艺
倒是传了下来，只是这朱家
的后人先是被金兵掠去修元
大都，后又常年为生计奔波，
行踪不定。有人说，开封巡抚
官衙门前的那一对石狮子，就
是朱家人雕刻的。

星移斗转，烽烟散去。历史
证明，宋陵那所谓的“天穴”，
实为“溃穴”。“丙壬”之地，
成了赵氏王朝的查陵地。

先们一个个自然是满腹经纶，
对风水学中的“二十四山”各
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但就堪舆
的方法、方位，何为“吉穴”，
却一直争论不休，甚至争到了
朝堂之上。最后，争来争去，
终还是“五音”说占了上风。
就此，宋太祖赵匡胤一锤定音，
确定了“五音”探穴。

古代的“五音”为：宫、商、角、
徵、羽。按“五音”说，宋朝
开国皇帝为赵姓，属于“角”
音。皇陵选取“丙壬”向，
宋王朝则无往而不利。于是，
力主“五音说”的风水师们依
据此理论堪舆，将宋朝的皇陵
定位于河洛之间、面北偏西的
“丙壬”之地。当年，堪舆大
师的解说是：此位头枕黄河，
脚踏嵩山，左依青龙（山），
右傍洛水，是为“天穴”。

“千年吉地”既已选定，专
营营造的官员又南下北上，挑
选出大批匠人，赶赴河洛，修
建宋陵。为争一份工钱，匠人
来自各地。宋陵的建造经年累
月，为了安抚这些苦做的工匠，
就有太祖皇帝下诏，把皇陵周
围的土地划为“官田”。“官
田”免除赋税，不交皇粮，由
匠人的家属自行耕种。也作为
来日守陵、养陵的费用。



聊斋闲品

不变的年味儿

❁ 于杭

时光转瞬即逝，日厚了又薄。转
眼又到年底“过年”的时候了，
尽管时下人们都在抱怨年味儿越
来越淡了，但是谁也无法否认街
头巷尾、大人小孩心中，依然不
可动摇地充盈着一种“过年”的
气氛。正如一百多年前鲁迅先
生的经典之语：“毕竟旧历的
年底最像年底……”这“最像
的”或许就是“年味儿”吧。

然而，也就是在这“最像”之
中，又多了很多“不像”的成分。
从大部分城市燃放鞭炮，到如今
有的地方“全域”禁放，早些年
有的地方甚至禁止春联，说是
城管因为产生垃圾太多。而庚
子之年的疫情延宕至今，又开
始禁止聚集；并倡导“就地过
年”……昔日，“有钱没钱回
家过年”的感召，变成了如今网
上这样的一个段子：“小时候，
过年是一张小小的车票；今天，
过年是一份长长的核酸检测报
告”。慨叹一场史无前例的新冠
疫情，打乱了国人的生活秩序，
也加速改变着我们的“过年”
方式。

互联网、城市化、现代化等各种
磅礴而来的力量，正在冲击着
国人心中那份曾经至高无上的
“过年”仪式感。千百年来连
绵不绝、声势浩大的全民狂欢，
兴味日渐稀薄了。远离家乡，
远离农耕的人们，迎来日新月异
丰盛食物的同时，在“年味儿
越来越淡”的感慨中，也正在
远离曾经的传统。

也许，正是各种意料之中或意
料之外的变化，改变着我们的生
活，也改变着我们“过年”的
方式。传统的年味儿，和那些
辞旧迎新的各种仪式，在快速
演绎的时代节奏里，犹如加速
后的火箭推进器纷纷剥离，抛
下无数碎片。让我们平添一种
“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疏离和
失落。

曾经从天涯海角，跨州连郡
团聚在一起的大家庭，如今正
分散在不同城市的不同楼宇中。
曾经大江南北、不约而同地全
民狂欢，正在快节奏中分解成
了不同家庭、不同群体的“小
确幸”。老年人的“大团圆”
“改变不了年轻人”“小派
队”，曾经大锅台的年夜饭，
如今成了不同口味的小火锅……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正视这样的
变化。生活方式、社会结构、
时代潮流等都在发生着巨大变
化，你能让“年味儿”不变吗？
年味儿，作为年俗的现实表现，
本身就是时代的缩影。

但不管怎样变化，过年的那种
烟火气息和家国情怀，依然丝毫
未减。这或许就是失去了鞭炮
声之后年味儿的内核吧。感念
亲情，重视家庭，善始善终，
铭记乡愁，敬天畏地，祝福祖
国，追求美好……也许是岁月
变迁中永远不变的过年情结吧。

透过那跨越千山万水的不同
城市、乡村，不同楼层、庭院
里，不约而同地为迎接新年的
忙碌，那种一起放下过去的归
零心态，那种精神饱满重新出
发的势头，那种百折不挠一往
无前地对未来的憧憬，不还是
不变的“年味儿”吗？

出事情了。桥面即将铺就时，
人们才发现，不偏不倚，偏偏那
桥眼处，缺了一块石头。原先的
备用，不是大，就是小，无论
怎样，都填不上那一空缺。

这可怎么办呢？现苗已来不及
了。只听那开道的锣声一声声
响着，旌旗猎猎，大将军的仪
仗越来越近了，围观的人也越
来越多。匠人们全都傻眼了，
你看我，我看你。领班老蔡
的心都有了，他扑通一声，就
地跪下了。

县太爷气得指着匠作的头，
却说不出话来。

就在这时，朱十四走上前
来，轻轻拽了拽老蔡，淡淡地
说：路边有块石头，抬过来试
试？

老蔡睁开眼，看了看朱十四，
顾不得多想，赶忙爬起来招呼
徒弟们去抬。等众人把石头抬
到桥面中央，往空缺处一放，
天哪，刚刚好。

匠人们都疑为神人。一个个
叹道：莫非是鲁班爷来点化我
们的？于是，他们一个个跪了
下来，朝天而拜。